

套中人

[俄] 契诃夫 / 著 刘艳 / 译



人的一切都应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和思想。

——契诃夫

套中人

[俄] 契诃夫 / 著 刘艳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套中人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 刘艳译. -- 呼和浩特 : 远方出版社,
2013.4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父作品集)

ISBN 978-7-80723-944-4

I. ①套… II. ①契…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76633号

套中人

原 著 契诃夫

译 者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卫伟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电话 : 0471 — 2236466 邮编 :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mm × 960mm 1/16

字 数 156千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3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 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944-4

定 价 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904年),1860年1月29日出生于俄国罗斯托夫省的塔甘罗格市。他的父祖两辈都曾身为农奴。凭借自身的勤劳与智慧,契诃夫的祖父当上了自己所从属的地主家的糖厂的经理,并陆续积攒了一笔钱,终于在1841年为全家人赎了身,成为自由人。获得自由后,契诃夫的父亲结了婚,并在本地开了一家杂货店,夫妇俩一共生育了6个孩子,契诃夫排行第三。由于杂货店生意惨淡,契诃夫从小生活艰难,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而他的父亲对孩子也非常严厉,经常打骂。尽管如此,契诃夫对父母始终非常孝顺。1876年,他父亲的商店破产,全家人只好迁到莫斯科谋生。此时契诃夫正在法语学校学习,只得独自一人留在故乡。为了维持生计,16岁的他一边求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做家庭教师。1879年,他从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1880年。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

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由于家境困难，在进入大学的第二年，契诃夫便开始以文学记者的身份，为一些幽默刊物供稿以维持生活。这成了他文学活动的开始。这些搞笑作品大多不具有文学价值，但也拥有一批读者。渐渐地，他的名声传开了。不过，他早期的幽默作品中也有一些针砭时弊、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世态人心的作品，如《变色龙》、《胖子和瘦子》、《一个文官的死》等。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始写两个自幼交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无疑都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当胖子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3个指头，全身匍匐下来鞠躬。

写于1884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了上述两个作品的主

题思想。在沙皇俄国，连将军家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美洛夫之流在有权有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

随着名声的扩大，契诃夫的创作开始受到一些名作家的关注。1886年，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给他，除了肯定他的文学才华外，还希望他珍惜自己的才华，多写有意义的作品。他深受启发，开始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逐渐写出了具有深刻思想的系列名作。《套中人》是契诃夫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无处不在的幽默和讽刺，塑造了一个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形象。看似荒谬的故事，背后却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生活。中学教师别里科夫顽固、保守，害怕并敌视一切新事物。不论什么时候，他都穿着雨靴、大衣，戴着帽子和墨镜，甚至用棉花堵住耳朵，嘴里总是念叨着“千万别出什么事呀”！他监视人们的思想，控制人们的行动，使得人人都害怕他，以至十几年间全校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

“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通过《套中人》，契诃夫揭露了旧制度卫道士的反动和愚顽，号召人们起来与之抗争。

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因肺结核逝世于他前去治病的德国城市巴登维勒，享年44岁。他的文学生涯仅有20多年，但在这短短的20多年中，契诃夫创作的总数约相当于中文1000多万字。苏联出版的《契诃夫全集》有30卷，其中作品18卷、书信12卷。

在中国，契诃夫拥有大量读者。要从契诃夫的几百个中短篇小说中选出十几篇组成一个集子，并非易事。限于本书篇幅，不可能将其代表作中的名篇尽行囊括，只好尽可能精选做成两辑。总之，希望通过本书让读者大致了解契诃夫小说的重要方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于心亦安了。

目 录

套中人·····	1
睡意朦胧·····	16
农民·····	21
瞎琢磨·····	55
醋栗·····	60
猎手·····	72
带阁楼的房子·····	78
万卡·····	97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102
胖子和瘦子·····	117
站长·····	120
哀伤·····	124
一件艺术品·····	131
村长·····	137
未婚妻·····	144

一个文官的死·····	166
柳树·····	170
坏孩子·····	175
外科手术·····	178
假面·····	183
小人物·····	189
我的“她”·····	193
必要的前奏·····	194
预谋犯·····	196
出事·····	201
美妙的结局·····	208
打赌·····	213
在流放地·····	220
卡什坦卡的故事·····	230

套中人

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由于耽误了时间，只得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夜，村长的住房位于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长长的胡子。他的姓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即奇姆沙-吉马莱斯基，他与这个姓一点也不相称^①，所以全省的人只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也就是伊万·伊万内奇。伊万·伊万内奇一直住在城郊的一个养马场里，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才有了这次打猎行动。而猎人中的另一位，也就是中学教师布尔金，对这个地区倒是特别熟悉，因为他每年夏天都到N姓伯爵家里做客。

两个猎人都没有睡觉，伊万·伊万内奇坐在门口，吸着烟斗望着外面，明亮的月光照在他身上。布尔金则躺在房间里的干草上，黑暗中谁也看不见他。

他们东拉西扯地闲谈着，还说起了村长的妻子玛芙拉。玛芙拉是一个健康、聪明的女人，但她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村子，也从来没有见过城市和火车，她只是十年如一日地守着炉灶，偶尔在夜间才出来走走。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布尔金说，“在这个世界上，性情

^① 旧俄使用复姓的人多为名门望族，而伊万·伊万内奇只是个兽医。

内向，整天像蜗牛一样缩进自己硬壳里的大有人在。也许这也有退化的原因吧，也就是返祖现象；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性格类型，谁又知道呢？我又不是博物学家，也没有能力探讨这一类的问题。我只是认为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稀奇，您就看一看别里科夫吧，这是一个近在身边的例子吧！别里科夫是我的同事，一位希腊语教师，两个多月以前去世了。他的名气可大啦，您可能也听说过他。他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在太阳高照的天气里也会穿上套鞋，带着雨伞出门，而且一定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一切物品都装在套子里，雨伞装在伞套子里，怀表装在麂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他的脸也好像装在一个套子里，因为他的脸总是藏在竖起的高高的衣领里。他常常戴着黑眼镜，穿着绒衣，耳朵还用棉花堵着，他坐出租车时，也喜欢让马车夫把车篷支起来。总而言之，别里科夫总是想把自己包裹起来，好像要与世隔绝一样，不影响外界，外界也别想影响他。现实的生活让他坐立不安，时时处处刺激着他，惊吓着他。他总能为自己的做法找到理由，说现在的生活怎么怎么不好，总是称赞过去的事物，甚至称赞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别里科夫的种种行为与他所教的古代语言也不无关系，使他容易远离现实的生活。

“‘啊，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多么美妙啊！’他说的时候总是一副美滋滋的表情。为了证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他总是眯着眼睛，竖起一根手指头，念道：‘Anthropos^①！’”

“别里科夫总是极力把自己的思想也藏在套子里，无论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写着禁止做什么事情，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如果有告示公布中学生晚上九点以后不许到街上去，或者有一篇文章提倡禁止性爱，他的心里就会像明镜似的：这种事是被

① 希腊文：意思是“人”。

禁止的。而且，每当官方批准或者允许什么事情时，他又总是觉得其中包含着某种隐隐约约、言犹未尽的东西，甚至包含着让人起疑的因素。每当政府批准在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一个茶馆，或者一个阅览室时，他总是摇摇头、叹着气说：

“‘这个主意好是好，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虽然好多事看起来都与他毫不相干，但他总觉得违背了法令、脱离了常规、不合规矩，因而总是垂头丧气。如果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来晚了，或者听说一些顽皮的中学生闹事，抑或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很晚了还和军官一起玩，他也会觉得心慌意乱，一个劲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呀！’他在教务会议上那种慎重、多疑、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都喘不过气来。他总是数落年轻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说他们在教室里吵吵闹闹，不论女生还是男生都是如此。哎呀，只求这种事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啊！哎呀，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他还要求开除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戈罗夫，他不停地唉声叹气，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苍白的小脸上架着一副墨镜（他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后来，其他老师不得已，只得作出让步，降低了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品行分数，关了他们的禁闭，最后还开除了他们。他还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常常访问我们的住处。他来到同事的家里，坐下来后就一声不吭，仿佛领导考察似的，有时他可以默默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才走，还把这种行为美其名曰为‘保持良好的同事关系’。当然，这类呆坐着的拜访，对别里科夫来说也是很难受的，但是他不得来看望我们，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学校里的同事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得不行。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头脑、极其正统的人，还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总是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别里科夫却把持了中学足足十五年！不过，仅仅把持中学还不算什么，令人震惊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他的管制之下。我

们城里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也不敢举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担心被他知道；到了斋期，教士们不敢吃荤，不敢打牌，也是因为怕他知道。在别里科夫之流的影响下，最近十年到十五年间，全城的人已经变得什么都怕了，他们不敢写信，不敢高声说话，不敢交亲密的朋友，不敢周济穷人，不敢看书，不敢教人读书写字……”

听了布尔金的话，伊万·伊万内奇咳嗽了两声，似乎想说点什么，但他却先点着了烟斗，然后又看了看月亮，接着才一板一眼地说：“是啊，为什么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教育的正派人还会向他屈服，容忍他的种种做法……问题出在哪儿呢？”

“我和别里科夫住在同一幢楼里，而且他和我还是对门邻居，所以我们常常碰面，我自然对他的生活习惯特别熟悉。”布尔金接着说，“他在家也是如此：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还有一整套名目繁多的禁条和忌讳，‘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更是常被挂在嘴边！他还认为吃素有害于健康，但又怕别人说自己吃荤不持斋，于是他就吃用奶油煎的鲈鱼，这东西固然不是素食，但也称不上是斋期禁忌的食物吧。他也不用女仆，因为怕人家说他打女仆的主意，因此雇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做厨子。这个老头名叫阿法纳西，以前当过勤务兵，好歹会做几个菜，但却是一个酒鬼，总是醉醺醺的，神志不清。他经常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站在门口长叹一声，接着嘟哝道：

“‘现在和他一样的人可真是不少啊！’

“别里科夫的卧室小得就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只要一上床，不管房间里多闷热，炉子里多响，厨房里的叹息声多大……他都会用被子蒙住脑袋。他战战兢兢地躺在被子底下，生怕小偷溜进来，生怕阿法纳西来杀他，生怕会出什么事。睡着了的他也不得安生，通宵的噩梦纠缠着他，早晨醒来他闷闷不乐，

脸色苍白。他满心害怕和厌恶学校里的人。跟他这样一个性情孤僻的人同行，显然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我们班上总是吵得很凶，’他说，好像极力要找一个理由来解释自己的愁闷似的，‘简直太不像话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差一点还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快速地回头瞟了一眼堆房，说：“您真会开玩笑啊！”

“我没开玩笑，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可是他的确差点就结了婚。我们学校里调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师，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原籍乌克兰。他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手也挺大的，嗓音极好，是那种男低音，就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来了他的姐姐瓦连卡。瓦连卡三十岁上下，已经不算年轻了，不过她身材高挑匀称，弯弯的眉毛，红红的脸蛋，简直就是一枚蜜饯水果，处处招人喜爱。她性格活泼，谈笑风生，高兴时哈哈大笑，还喜欢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我记得那还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我们初次了解了科瓦连科姐弟。那些死气沉沉、不苟言笑，甚至把这次赴宴看做应付公差的教师，与瓦连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就像是浪花里钻出来的阿佛罗狄忒，双手叉着腰，来回走动，笑着唱着，翩翩起舞……她饱含感情地唱了一首《风在吹》，接着又唱了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首。当时大家，就连别里科夫，都被她迷住了。别里科夫竟然还挨着她坐了下來，并且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说：

“‘这柔和动听的小俄罗斯语令人想到了古希腊语。’

“别里科夫的话令瓦连卡感到特别受用，于是，她热情而恳切地向别里科夫讲起了她在加佳奇县的庄园，那里有她慈祥的母亲，蜜甜的甜瓜，多汁的梨，还有那么好的卡巴克！卡巴克是乌

克兰人对南瓜的称呼，他们还把酒馆叫做希诺克。瓦连卡突然想起了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于是手舞足蹈地说：‘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大家听到瓦连卡的欢呼，忽然灵机一动，心有灵犀地冒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他们两人能结婚，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

“不知为何，这时我们才想起来，我们身边的别里科夫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奇怪的，为什么他生活中这么大的一件事，一直被我们完全忽略了？我们以前可从没关心过他对女人持什么态度！我们甚至认为，他这样一个整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睡觉还要挂上帐子的人是不会喜欢什么女人的。

“‘别里科夫也已经四十多岁了，瓦连卡呢，也有三十了……’校长太太企图表明自己的想法，‘我看他们能成。’

“我们内地的人，平时都闲得无聊，什么不必要的蠢事都是可以做出来的！而那些有必要去做的事，大家反而不去做了。就拿别里科夫来说吧，既然大家都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我们又何必突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但是，学监太太啦，校长太太啦，甚至我们中学里所有的太太们，都变得活跃起来，甚至因此而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找到了生活的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了一个包厢，当然，别里科夫和瓦连卡都被邀请来了，瓦连卡坐在包厢里面扇着扇子，满面红光，一副幸福的样子。她的身旁坐着别里科夫，他显得身材矮小，拱起的背脊看上去就好像刚被一把钳子从家里夹来的一样。就连我在家里举办小型晚会，太太们也要求我一定要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同时来参加。总之，所有人都在撮合他们，看样子瓦连卡也并不反对大家的好意。因为她在弟弟那儿生活得并不快乐，他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吵架。比如说，有一次，又高又壮的科瓦连科沿着大街大

步走着，上身穿着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了出来，盖住了他的额头。他左手提着一捆书，右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的姐姐瓦连卡跟在他身后，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伊里克^①，你绝对没有看过这本书！’她大声地争辩着，‘我敢打赌，你根本就没有看过！’

“‘我告诉你，我绝对看过的！’科瓦连科叫喊着，用手杖把人行道敲得冬冬直响。

“‘唉，上帝呀，米哈伊里克！你发脾气有什么用？你要知道，我们谈的可是原则问题。’

“‘我说看过就是看过嘛！’科瓦连科嚷道，声音更加响亮了。

“他们姐弟俩就是这样，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边，都会不停地争吵。瓦连卡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急切盼望着能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况且，她的年龄也不小了，已经没有挑来挑去的资本了，她认为现在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都无所谓了，即使是希腊语教师别里科夫，她也能将就，因此，瓦连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现出无比的热情。

“而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常借机去拜访科瓦连科，但是，就像他来拜访我们一样：进门就坐下，一句话也不说。他一直沉默着，瓦连卡就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充满爱意地看着他，再不然就突然扬声大笑：

“‘哈哈！’

“在恋爱方面，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有时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太太，都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你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你的生活里已经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趁机向他道喜，还一本正经

^① 米哈伊克里：米哈伊尔的小名。

地列出了各种俗套的话，比如‘婚姻是终身大事’之类。况且，瓦连卡长得也挺漂亮，招人喜爱，她还是个五等文官的女儿，家里拥有自己的田庄；尤为重要的是，她还是头一个待他这么诚恳而又亲热的女人。于是，他被大家游说得昏了头，认为自己真的应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个地步，他的套鞋和雨伞就应该拿掉了吧？”伊万·伊万内奇好奇地问道。

“您仔细想想，这种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虽然他的桌子上放着瓦连卡的照片，还不断地和我谈起瓦连卡，谈起家庭生活，谈起婚姻大事；他也常常到科瓦连科家里去，可他的生活方式一点也没有改变。甚至有些相反，他决定结婚后，像害了一场病似的，变得更瘦更白，好像比以前缩得更深了。

“‘我倒是喜欢瓦连卡的，’他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苦笑说，‘人人都应该结婚，这我是知道的，可是……您应该清楚，这件事发生得有点突然……我总得好好考虑考虑。’

“‘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啊？’我说，‘一结完婚，什么事情都顺理成章了。’

“‘那可不行，婚姻毕竟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我总得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万一以后再闹出什么乱子，那怎么收拾啊？况且现在我就有些心神不宁了，夜里还总是失眠。老实说，我感觉瓦连卡和她弟弟都是思想古怪的人，他们相处的方式也很古怪，这你也是知道的。瓦连卡的性情又很活泼，结婚倒是不怕的，就怕结婚后惹出什么麻烦来。’

“于是，别里科夫就一直拖着，也没有求婚的迹象，他的做法让校长太太和所有的太太都不耐烦了。别里科夫反复估量着，将来自己是否能担负起义务和责任，同时他也几乎天天和瓦连卡出去散步，可能他认为这是他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吧。别里科夫经